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7

文庫11
D 11
7

#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 晉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杜)姓國而封宋向戌焉。○滅國以封人師出無名之而士匄亦爲此謀范武文之德衰矣(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攻人者不可不知然罃止知此說耳若能以無名之師折二子而示德義于諸侯則善矣管仲相桓公決無此舉動孔子所以賢之也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杜)秦堇父孟獻子家

柳田泉

010190548401

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師門焉杜見門開縣懸故攻之門發林葢城門之捍發之以通上下此聊側留人統恨反抉之以出門者杜門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虎斯彌人杜魯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林葢以大車輪蒙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力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林自當一隊杜百人爲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邶風也主人縣懸布蕈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登城及女牆則絕斷其布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杜主人加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乃退帶其斷以狥於軍三日杜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杜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杜向夏恐有久雨作也罃怒投之以機杜本几出於其間杜出偃句之間曰女成二事杜伐偪陽而後告余封向戌余恐亂命杜既成攻之爲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深文以激之林謂變易其罪於我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杜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杜不任受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五月庚寅杜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杜月八日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

以與向戌。向戌辭甚通。何不能推之東門之役而顧請賞耶。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杜）言見賜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厚無過此。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子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之樂。（杜）殷天子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二字。宋魯於是觀禮。（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皆以天子禮樂故可觀禮異哉。世之以僭偪鳴得意者率。是見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林）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舞師（林）樂師也。題（杜）識也。以旌夏。（杜）大旌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林）更衣之舍。（杜）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杜）崇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杜）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有見（杜）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杜）疾差也。以偪陽子。（杜）偪陽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杜）諱俘之。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無故滅人國而以為禮乎。小國却當此一禮字不起。獻公修虞祀。使周以為禮。職貢于王。此奉妘祀。使周內史選族嗣。皆是一樣舉動。春秋時每多此一班假道學而左氏每用如此糊塗贊嘆。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杜）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杜）言二父子事仲尼。以德相高。以力相尚。文多祖之。魏世儼曰。亦與前鄒人統事相應。

魏禧曰昔士會不知殽蒸悔而歸學禮士匄乃以桑林爲可乎鄢陵之戰士燮不欲勝而加憂而匄乃無故請伐偪陽匄殊愧父祖矣○此篇敘次錯落可喜最可法

魏世儼曰悼公生十四年而得晉國政令皆由已出雖欒書中行偃之專偪未敢肆行一事及偪陽之役苟偃士匄無故滅國以封人宋以天子之樂享公苟營辭乃聽二子而卒受享豈三駕之功志驕意滿其不如後唐莊宗者幾希矣逸豫之戒所以警賢明之君可不慎哉

子產攻盜于北宮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杜)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杜)言女車不使獲初。此初字可刪猶多過制。遂弗使獻。(杜)獻所獲子駟爲田洫。(杜)洫田畔溝也子駟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杜)攝君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杜)公宮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杜）知難得其處也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尉止等五人皆不告利主也大夫謂卿（杜）公子西孫夏子駟（杜）先臨尸而追盜（林）未徹戒守備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杜）具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杜）子國子聞盜爲門者（杜）置守庀羣司（杜）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杜）尉止子司齊（杜）司臣子奔宋

魏禧曰子產能人子西亦至性人二子得失人擇所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庀羣司閉府庫情不已泰乎

魏世傚曰伍奢之被讒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死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死孝而不謂員爲不義子產之勢在必得盜伍員之義也然其情似爲已泰不知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畧矣夫不如是則不足以得盜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杼怒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及其反也則無歸矣且盜殺三卿而劫君子產不成列必不可以得

盜不能少忍須臾以敗報仇之大計子產不爲也子西之卽尸而追盜情同夫伍尚矣亦孝子之至性也然于報仇追盜之大計不已踈乎使非子產之帥甲攻盜而盡殺之則子西之仇不得復其家之不至如崔杼者亦幾希矣聖人于人子之喪爲之制哭泣之節哀毀滅性者不得爲孝子義以裁情也子產之爲亦聖人之所不棄與

伊侃曰以典禮繩人則人無怨尉止車過制而黜損之可也獲弗使獻是橫逆之施矣子駟之死其亦宜也尉止居下不遜以身殉匹夫之忿亦無足取

彭家屏曰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駟爲國正卿不能以正帥下而抑人之功奪人之田宜其及禍也然怨發子駟殃及二卿其禍烈矣小人之怒之不可犯也如是夫

荀罃逃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杜欲以偪鄭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於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杜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杜荀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颍而軍子蟜(林公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杜言有成去之

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杜）從猶退也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亦似是而非之言（林）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猶將退師而去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杜）以楚宵涉潁。與楚人盟。（杜）夜渡畏欒欲伐鄭師。（杜）伐退楚晉知之。涉潁者。

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此語是已又致怨焉何為但當益修威德使鄭自服不如致怨焉而還。（杜）致怨以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可。命之。謝文洊曰荀罃每不欲戰只是克不可不如還也丁未命四字故拿定主意單甩罷之一法

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杜）欲以致怨楚人亦還。（杜）鄭服故也

魏禧曰知武子之言似是而非也鄭以服我致楚師

吾在晉國猶將合諸侯以救之況現在鄭乎見楚而逃鄭服而伐之何以為盟主○逃楚固非但不當從勝負起見耳盡曰吾伐鄭鄭恃我背楚而與我盟今楚師在境而吾逃之鄭必受其災吾何以取信于天下我能則戰不能則釋鄭而與楚講可也

魏世儼曰楚伐晉在九年夏子囊方歷述晉君臣之德以為未可與爭十年冬晉會諸侯伐鄭子囊更起師畧無所忌豈一二年中晉政有缺而楚遽強於晉耶且兩國君臣皆未改荀罃亦見楚師即逃其故何

哉



焚載書

北宮之役子孔當國（杜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杜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杜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杜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杜不獨不誅而已）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杜亦似有理然能人當此最不可執意見惜體面以自取烈禍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杜八字是經國大體）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杜不獨焚之而已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眾而後定

魏禧曰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禦欒盈二事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人知此思過半矣

魏世傚曰或以子孔爲載書子產曰衆怒難犯而力請焚之子產作邱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故也夫伯有之死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是豈子產之得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舍經以從權也子孔當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且立至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之言令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魏世儼曰商鞅盡行誅遷之法是威信大行以後子孔新執國政禍亂方除人心未服卽欲爲鞅所爲又烏可哉

彭家屏曰子產焚書之事論者皆以爲盜殺三卿之後國亂方除人心未服不焚載書禍且立至處變定亂之道不得不爾似也然皆不得其要領者也夫令出惟行弗惟反載書是也雖下有問言其可焚乎如

其非也雖天子成命猶將收之何有于國卿之載書乎今觀所爲載書者乃子孔當國使羣工各守厥職以聽執政之命而不得干與朝政以是爲書雖欲不焚不可也夫國家之事當與國家之人共之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周官曰惟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有國之大庶事之煩斷無廢羣策羣力騁一人之精神才智可以優優幹當之理如其專之取亂之道也子産知其非是而借大夫諸



司門子之弗順請而焚之爲謀不已遠哉在昔呂文穆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文穆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此眞宰相之言當軸者不可不知也

瑕禽屈王叔

王叔陳生與伯輿(杜)二子爭政王右(杜)助也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杜)奔晉欲及河(杜)欲說王叔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杜)何說也不入遂處之(杜)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杜)爭曲直焉王叔之宰(杜)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杜)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杜)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孫)應鰲曰卿士爭政天子已不能官人矣又不能自決而待諸侯之卿聽之王叔之宰曰簞(杜)簞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必門閨竇之人(杜)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性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驌旄之盟（杜）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在其中主爲王備儀牲共祭祀王時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驌旄赤牛也舉驌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雞曰世世無失職若單門閨竇其能來東底（杜）至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放失也謂寵人有罪而失刑舊註非）官之師旅（師旅之長皆受賂）不勝其富（杜）吾能無單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林）無求直之地則何謂正矣（杜）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杜）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杜）使二人合要辭以相辯答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林）理曲無以爲答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杜）代王叔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綵上以治兵。(杜)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其事見九年請從伯游(杜)荀偃長晉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杜)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魴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句(杜)荀偃將中軍(杜)代荀罃士匄佐之(杜)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杜)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杜)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杜)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杜)黶亦如故絳自新軍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杜)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杜）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杜）所謂君子之德風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稱己之勞以言不讓爲獨賢無讓心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杜）傳言晉之所以興

魏禧曰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羣僚風厲如此此百官賢否所以專責相臣也予嘗謂晉劉實論大臣讓能眞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實舉行者惜哉○左氏因讓及爭殺暢論利弊咏嘆盡致感人不淺

魏世儼曰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如是三乃受策入拜遂已開曹丕司馬炎僞讓之風又厭所恥爲矣

彭家屏曰虞廷之上命禹作司空讓于皐陶稷契命垂共工讓于殳斨伯與命益作虞讓于朱虎熊羆休哉何風之古也晉悼之賢而大臣皆讓于善跡斯意也不幾幾乎虞廷之一端歟聖人云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悼公之復霸也不亦宜乎



子囊諡共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林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杜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窀厚也穸夜也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杜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其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其辭甚恭若之何毀之)

以惡謚而毀滅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其大夫從之（杜傳）言子囊之善

魏禧曰楚王知過子囊達義並爲可法

魏世儼曰漢昭十四辨上官桀之詐後世謂其明過成王楚其十歲卽逆折二卿不鋤巫臣恨無賢輔以致功業不彰爲可惜也



楚人歸鄭良霄

鄭良霄大宰石奠（敕畧反）猶在楚（杜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奠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杜征謂巡守征行先後五年而卜吉凶也）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杜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杜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杜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不如歸而廢其使（凌稚隆曰夫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之歸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如遣不固豈不勝于久執之乎）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林欲使相牽引）

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魏禧曰詞令之意亦好然語少晦未動人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吳爲楚喪而伐之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晉與楚爲仇敵而猶以伐喪退之可謂有禮識大體矣○凌稚隆曰愚按晉之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擊而已非眞有爲吳秦勢豈能復謀伐楚以吳之志也況茲方釋楚而從事於辭以拒其謀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杜莒貳于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杜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杜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式占反林爾雅曰白蓋謂之苫蓋尸臘反杜苫之別名林言汝祖無禮裹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

蒙荊棘（林汝祖無土地可居所蒙冒者荊棘也）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杜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杜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杜明也）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杜堯時方伯姜姓）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明晉賜不厚）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明戎報不薄）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杜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杜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直歸罪于晉）以檮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明戎之無罪）不與于會亦無瞢（莫贈反杜悶也）焉賦青蠅（杜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而退（隱料其情）宣子辭（杜辭謝）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連帶敘法左氏每有此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劉敞曰諸侯解體既非戎之過而去年蒐于緜上傳云晉國大和諸侯遂睦此何忽不如昔皆不實也意有人譖戎子者故宣子假辭以數之及其言順則又辭謝之耳青蠅一賦早被戎子料破矣



季札辭國

吳子諸樊杜吳子乘之長子既除喪將立季札杜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杜公子負芻將立子臧林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此讓是杜諸樊嫡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杜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傳遜曰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足以靖國蓋其性自有不樂于爲君非有爲也然德非至德而于王季武王之事亦不逮矣

胡安國曰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彼王
僚無季歷之賢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
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

魏禧曰季札非吳子適嗣讓國未爲不當安得以後
禍歸尤耶

魏世傚曰季札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夫札
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
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故子臧之讓義也札乃曰願
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則非矣

魏世儼曰子臧固讓弒嫡之賊尤爲非是若札當三
兄鼎峙豈可自賢而儼然踐位故札固讓于諸樊之
時是矣餘祭夷昧遞傳及札札復固辭以啟僚光之
爭則非然則嗣位而立光爲太子其可乎

彭家屏曰傳國以子傳子以嫡此正道也兄死弟及
盛於夏商之世後儒非之以爲是啟亂源非正道也
吳謁不傳子而傳弟誤矣餘祭再誤夷昧三誤而季
子復受之是以誤終也季子之讓國可謂能賢矣顧
論者乃以闔廬之弒僚夫差之喪國追究季子謂其

讓實爲厲階是特以後事之成敗論之耳抑知君子處事惟義是從烏能逆料後事之成敗而爲之遷就哉若遵計後事而遷就處之亦非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矣豈聖賢之所取乎卽以闔廬夫差之事論之闔廬爲吳謁嫡子於分當立而不得立故卒有弑奪之事此卽兄終弟及足以召禍之明驗也假使季子得國安知其禍不移于季子乎若夫差失國事在再傳之後再傳之後安保能賢雖使季子得國亦必不能保其子也謂季子而能保其子則賢于堯舜矣詎通方之論乎觀聖人題季子之墓而許之爲君子論延陵者當以聖人之言爲折衷也

晉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杜)在十一年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杜)諸侯之師不(杜)背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林)子蟜公孫蠆子北宮括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彭)士望曰鄭初服晉故獨自效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杜)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杜)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械林。(杜)秦地 不獲成焉。(杜)不服 夷竈。(杜)示不反 唯余馬首是瞻。(杜)言進退從己 ○禧按令是但出語太倨故侈汰者不服 ○彭士望曰偃一語不讓黶即違之范宣子讓黶即從之待凌汰人尤須謙洽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林)黶將下軍故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中行伯荀偃莊子魏絳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林)言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左史晉大夫 其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杜)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 ○此論亦未是然則中軍之令不能行於偏軍之佐矣 從帥。所以待夫子也。(杜)以從命爲待也 ○伊侃曰唐以郭李元勳難相統一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師卒敗晉雖六卿分將令出中軍欒黶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



劑其間乃對左史之言亦阿於黶何也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遣秦禽。(杜)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 乃命大還。士望曰偃能悔過亦鑒于郯以全師爲上策 ○禧按此亦未是此與荀林父郯事同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遷延郤退 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杜)鍼黶之弟也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杜)士句子馳秦師死焉。可謂烈士然觀士鞅可反則鍼雖馳秦師而可以不死也過矣 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望曰此舉賴鍼稍有生色鍼爲兄補過而黶乃以逐鞅鍼死不瞑矣 士鞅奔秦。穆文熙曰械林之役眾皆遷延荀偃令唯余馬首是瞻進之良

是黶嫉偃之功遂欲東歸又憤鍼之於是齊崔杼宋華
死并逐鞅皆侈汰不情取亡之兆
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杜）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
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杜）亦惰書于伐秦
攝也（杜）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而次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再罪而無譴于是失刑矣）秦伯曰以其汰
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杜）黶之子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況其子乎（杜）召公巡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林）言晉
人之思樂書如周人之思召公之樹何況晉人而不愛樂書之子樂黶死盈之



善未能及人（妙論）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杜）為二十一年晉滅欒氏

張本

衞人出君

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杜)勑戒二子欲共宴食 皆服而朝。(杜)朝服待命於朝 日旰。(杜)晏也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杜)既不釋田獵之冠又不與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杜)文子邑 孫蒯(杜)文子之子 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杜)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 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教歌之。而不教舞。(林)師曹既歌恐孫蒯不解故遂誦言 遂誦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杜蘧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杜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速出境○君昏已能匡其失可也不可則當奉身而退不退則當死君之難伯玉從近關出吾所未取論詳雜問)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邸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杜獻公弟)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杜衞地)使子行(杜羣公子)於孫子。(杜使往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

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衞。曰。寡君使瘠。(杜)厚成叔名 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杜)爲人君而不弔恤爲臣之難爲人臣而不敏達爲君之難君既不赦宥其臣之過失臣亦不帥循其臣之職分君臣如此增其淫慝發洩而爲逐君之事其將如之何哉衞人使大叔儀(杜)衞大夫對曰。羣臣不佞。(好、班、命)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杜)謂啓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杜)卽厚成叔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衞君其必歸乎。爲國不可無人



如此。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郠寄衞侯。及其復也。以郠糧歸。(杜)言其貪○可笑至此 右宰穀從而逃歸。衞人將殺之。(杜)言初從君非說之也不得已耳 余狐裘而羔袖。辭曰。余不說初矣。(杜)(林)以爲狐裘至美也以羔爲袖則有少惡喻己一身盡美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 乃赦之。衞人立公孫剽。(杜)穆公孫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杜)盟會之命 於諸侯。衞侯在郠。臧紇如齊唁。(林)弔失國 衞侯。衞侯與之言虐。(林)與武仲言皆暴虐之事 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彭士望曰言其所言皆惡也林註非 子展子鮮聞

之見臧紇快識如此與之言道。(杜)順道理臧紇說謂其人曰。
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林)前牽爲輓後送爲推輓欲無
入得乎。(杜)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曠(杜)晉樂大師子野侍於晉侯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開口便說妙用或者)
字又用實字措語最妙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君先益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民報)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
望也若困民之主。(林)困苦其民之君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
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杜)貳副佐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彭
望曰再將君權責任覆說一過何等鄭重)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杜)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杜)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皁隸牧圉皆有親暱。(林)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皁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
馬曰圉以相輔佐也(士望曰人少得無一日可見友輔無一日離得)善則賞之過
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以補察其政史爲書。(杜)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杜)盲者爲工誦詩以風刺
箴諫。(杜)樂人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杜)規正諫士傳言。(杜)士卑不得徑達聞
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杜)庶人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杜)旅陳也陳其貨物

以示時所貴尙百工獻藝（杜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無人非諫無地非諫所以有成）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士望日師曠亦甚責衞無諫臣）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作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士望日說得天心豁露使古今民上人凜凜危慄）

穆文熙曰衞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賴子展子鮮以返則賢人所係豈小哉何以予家鬻而終不能返昭公乎。二君之優劣可知矣

魏世儼曰居喪不和衞獻與魯昭無異而暴使嫡母



蔑視師保寄鄰而以鄰糧歸則又甚焉然魯昭終卒乾侯而衞獻復國自是子展子鮮左右之力甯殖將死而悔甯喜守父命而不違亦適逢其會耳晉文出亡人謂其從者皆足相國見子鮮者亦然豈子家羈雖賢無復國之謀猷故世不見推而君不可復與

吳人要擊楚師

秋楚子爲莆浦之役（杜在前年）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能而示之不能是也）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杜吳險阨之道）要而擊之（擊其情歸是也）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魏世儼曰弗儆弗設備不虞不戒恃城恃衆恃力恃援皆未有不敗者也

楚子囊卒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林司馬公子午也）必城郢。（穆文熙曰子囊遺言城郢而伍員竟入郢矣大臣謀國區區設險亦策之下者○魏世儀曰員之入郢數世後事也遂謂城郢爲非然則王公設險守國其亦非耶）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杜前年論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囊（託師爲右司馬）公子追舒（杜莊王子子南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八字精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簡包蓄詩人也彭士望曰卷耳作后妃思得賢臣以佐君子此解恰好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傅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卽誅死所以彊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向戌尤室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杜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杜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此語可鑑凡士大夫宦歸資裝厚者其優劣可知矣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杜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彭士望曰賢者遇目輒思益人責善肫摯無一毫間隔千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又曰對亦眞實然宜引咎不當委兄

魏世傚曰爲卿美室似無大過向戌聘而見尤足徵

古朋友切劘之嚴賢者益宜自刻矣



鄭尉氏司氏之亂（杜）在十年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賄于宋（林）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爲尉氏司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請餘盜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杜）樂師也筏慧其名三月公孫黑（杜）子晳質焉司城子罕（杜）相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林）以司臣爲賢故放之○謝文洊曰子罕惜才如此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杜）堵女父也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杜）小便焉（杜）相師者曰朝也慧曰無人焉（鍾惺曰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譏觀慧舉止言笑盡以滑稽寄其憤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

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彭士望曰大道理等閒發出堂堂宋國邦被一樂工借小便數落痛快無比與范雎無相同王不同

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士望曰鄭工不瞽杜千乘相謂子産等也言不爲子産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士望曰宋杜言子罕固請而歸之臣不聾杜言子罕十二月鄭人奪堵者能改過

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士望曰斬草除萌此必子産之爲杜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犯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絶之傳言鄭之有謀

魏世儼曰正言之未若激怒之此師慧所以因私而發堂堂之論也已開鄒忌諷齊王一派文字

##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彭士望曰無故重獻於卿相必有求也一

子罕頗警於師慧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名言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士望曰眞大臣持己語妙出得平和無形跡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眞情名言納此以請死杜請免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士望曰尤難在此體恤周詳務求得所眞宰相器杜攻治也

富而後使復其所杜賣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處之盡善

鍾惺曰末語尤是有心作用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個不要錢便了得

魏世儼曰衣人本欲其煖食人本欲其飽彼猶饑猶寒吾猶未衣食之也子罕爲獻玉者周詳謀畫亦不過全其辭玉之心而已

彭家屏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入而不自得固知不貪爲寶之言眞至論也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杜)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杜)皙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實興我役。邑中之黔。(杜)黔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杜)扑杖也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此等亦要權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詳雜問杜扶決罰也)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杜)謂閉門戶閉塞。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林)傳善子罕分謗○凌稚隆曰子罕恐以得罪衆而爲君相所忌且惡獨有美名故分其謗

伊侃曰余嘗見長令以清節自喜同官皆惡其相形
清畏人知最是善身善世之道
彭家屏曰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況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
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效也然子罕聞築者譽已而
抶之以分謗其爲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爲何
如哉



晏桓子卒

齊晏桓子卒。(杜)嬰之父也晏嬰麤縗斬。(杜)不緝
經帶杖。(杜)竹杖菅屨。(杜)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義以爲
行之(杜)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
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
(杜)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爲大夫異以出之(杜)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遜辭畧答家老○禧拔即答以是禮也亦可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杜獻子所）
弒者○晝偃同弒而獨偃受其殃何耶豈書公而偃私耶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楗陽之巫皐（杜夢并見之）他日見
諸道與之言同（杜巫亦夢見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林主大夫之稱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
決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環（杜環齊靈公名）
穀（杜雙玉曰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杜庶民）
好背盟陵虐神主（杜虐也）會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杜彪晉平

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 其官臣偃(杜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實先以謙告神會臣猶未臣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杜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林沈玉於河以質信於神而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爭溴梁之言同伐齊(杜溴梁在十六年齊侯盟日同討不庭)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凡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杜謂防門廣一里故經書圍) 不足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為險 杜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自東道以入齊○穆文熙曰魯莒自其鄉入此獻子詭言以惑齊人未必為實惟晏子能知之惜齊之不用耳)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正中其謀) 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杜不能久敵晉)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杜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杜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 與曳柴(晉人慣用此法而從之(杜與衆也衆曳柴從車後而揚塵)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杜不張示有餘也然亦因其可疑而疑之耳使敵人偵候其情因而薄之則兵勢既分以致敗) 乃脫旗幟(穆文熙曰兵法所謂疑兵益故) 歸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杜烏烏得空營

故樂邢伯（杜晉大夫邢侯）告中行伯（杜獻子）曰有班馬之聲（林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林齊之勇士）子殿國師（杜齊軍）齊之辱也杜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杜際）故以爲辱 軍不和必敗用師之沙衛殿則綽最未必蔑而晉豈能如人無人之境乎（何擇于刑人若夙）閻防之役齊獲魯臧堅使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使其刑臣以禮於士遂以栫扶其傷而死此衛殿齊師而綽最以爲國辱亦足見奄人不可與政專事如此夫以刑臣禮士且不可況以凌欒士大夫乎足令後世媚奄公卿讀之愧死倉卒師遁追兵奄至居殿且不可況陳兵鞠旅軍威嚴赫而可以爲監軍總督乎足令後世寵奄人主讀之汗下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杜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彭士望曰奄性陰狠尤善報怨每候國家大事晉州綽及軍俘獲不止將取其衷（杜衷甲）（林生爲三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杜言必不殺）乃馳弓而自後縛之（杜反縛之）其右（杜州綽之）女明如日（林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林衿甲反）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先合兵以攻齊師既遁乃分兵四掠又於此敗出上中下軍之將又是一格）十二月戊戌及秦周（杜魯大夫）伐雍門（杜齊城門）之

蔡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大于門中(杜殺大示)閒孟莊子斬其椅(勅倫反椅名)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暵(杜二子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林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文十八年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林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中杜放馬撾也閭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杜齊大夫)大子光與郭榮(杜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罟也(杜言欲罟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大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應猝之才○莊公抽劍斷鞅數語皆是大有智罟膽力人及其爲君昏淫如此眞不可解乃止林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乘馬之鞅齊侯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張洽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杜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杜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杜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杜)如鞌戰還之賜荀偃束錦加璧乘馬(杜賜唯無先軫)先吳壽夢之鼎(杜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賜之五匹爲束四馬爲

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荀偃瘅疽生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瘍於頭杜瘅疽惡瘡林疽屬在頭曰瘍荀偃既患惡瘡林瘡又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

曰出林因病痛而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目瞎努出

後曰鄭甥可杜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二月甲寅卒而視鄭甥荀吳也其母鄭女

不可含杜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視杜大夫稱主林言不合其心目猶開視

也乎杜懷子樂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

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杜自愧以

私待人

魏禧曰兵家陰謀唯恐人知又多外示弱以誘敵此獨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何哉益晉不欲戰知靈公輕而無勇故爲此以懼其逃耳詳平陰論

伊侃曰荷堅淝水曹操赤壁漢昭烈白帝城皆以數十萬人而敗何者不分兵以爲聲援不出奇以攻其無備也

子孔召楚師鄭殺子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鄭子孔（林）即公子嘉欲去諸大夫，（杜）專權欲去之（林）知吾不與己使告子庚（杜）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林）揚豚邑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





終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彭士望曰忠臣苦心見于一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若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迫于君命爲此等處法最得體錯發七國之謀及事儐乃欲自居守而使天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將宜其死也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杜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杜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杜完城郭內保守○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知此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逐涉潁杜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師涉最防不虞故其愼如此次于旃

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杜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右回梅山林楚師右回鄭之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杜再宿也杜魚齒山之下有滍水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杜及于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杜歌者吹律以呴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北風者聽晉楚之彊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杜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南師不時杜謂觸冱月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杜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杜前年子孔召子孔西率國人伐之（子孔失衆久矣攻强者必其情之所欲）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杜亦以國討爲文）專也子然（杜子革父）子之子也士子孔（杜子良父）圭嬀（杜宋子圭嬀皆穆公姜）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林二母相親故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信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林即子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杜司徒孔與二戈相親甚相親愛故相助其子○禧按人之托身托家不可不愼如此益托有德則進退可以無慮若徒以勢力是庇則禍我者安知非禍我者至於附勢力而自驕虐抑又甚已）三室如一（杜言同心）故及於難（杜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林子革即鄭丹爲楚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杜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魏世傚曰伊侃問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何不即殺之彊敵壓境好臣生心鄭不幾危矣哉曰外寇既至內難復興且三室如一其黨亦多不惟無以禦楚恐必不能誅子孔其危亡不愈速乎觀完守入保而子孔即不敢會楚師益見當日情事而知子展謀國必萬全而後動也段秀實不爲羣小擾亂靜以鎮之四

更而曙然後誅反者故知亂人輕誅不可不完守又受其害矣

魏世儼曰子孔知國難不以告利得執政之柄繼復召楚師欲求專鄭其貪殘猾賊烏可與親知果不義知伯則別族而爲輔氏況三室如一乎觀子革子良於國討時猶以已甲助子孔守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錡鐘聲應林鐘之律因以爲名○禧按峯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陰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君子貴身教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杜銘子銘其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杜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杜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可銘（林三等之中此爲最下）計功則借人也（林借晉之力非己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林昭己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之小國幸於大國（杜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爲大子二（杜兄子曰姪顏聲皆姬姓因以爲號）諸子仲子戎子（杜諸子諸妾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杜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有理有識仲子賢矣）乃不免何哉）閒諸侯難（杜閒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杜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穆文熙曰靈公廢大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强諫而爲之傅崔杼殺之雖過而厚實自有以取之矣）夙沙衛

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林崔杼使微服迎故太子光靈公疾病而立光以爲君光怨戎子廢已故殺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杜無黜則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杜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穆文熙曰按于光開殺之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爲惡已甚何暇譏尸諸朝之爲非禮乎因疑環之死未必非光爲之他日踰牆之禍乃其所也）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杜光也）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杜易已太子佐）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杜齊地）而兼其室（林高厚爲牙太傅故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杜如此則苟息從君於昏也不得爲賢矣）

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杜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杜城守者）食高唐人當知此殖綽工僂（彭士望曰衛畢竟死手）會（林因其會食夜）大夫夜縋納師（林縋城納齊師）醢衛于軍（彭士望曰）

伊侃曰殖綽恥夙沙衛殿師是大有志氣人夜縋納師是大有作用人然而衿甲面縛坐晉鼓下終以醢衛李陵其私淑此意乎

魏世儁曰因寵愛易太子者鮮不起弒逆之禍光雖

未顯弒而父病卽殺其愛姬且尸之於朝其罪豈減商臣哉



臧武仲不詰盜

邾庶其（杜邾大夫）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杜治也）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杜國中）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杜使食漆閭）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輿馬（杜）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林）謂阜輿隸僚僕臺圉牧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林）賞其大盜去其難去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洒濯二字精微）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重地故書其人（林）人書則惡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武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滅禮不足以爲國矣

石星曰臧紇洒濯其心一以待人數語有合聖賢身教之旨然不免結於季孫爲之廢嫡立庶此亦何異於盜乎

魏禧曰武仲多智詐亦大盜之魁所謂不以人廢言者如此

楚薳子馮辭令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魏世傚曰作要使不於官而能訪于人等常於申叔豫（杜叔時之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杜政教微）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杜衣綿）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杜公子追舒）爲令尹。

魏禧曰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而不爲子産知難而爲之須看各人本領處

魏禮曰按子南爲令尹見殺叔豫之言驗矣然子南不寵姦黷貨則固可自全也此子馮所以始辭而終就與



晉欒盈入于絳欒桓子（杜欒厭）取於范宣子。生懷子（杜欒盈之子）范鞅（宣子之子）以其亡也。怨欒氏（杜襄十四年鞅與鍼馳秦師）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杜桓子妻范宣子女范氏棄後祁姓）與其老州賓通。（林欒氏家臣）幾亡室矣。（杜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林懼其治州賓之罪）愬諸宣子曰。（婦人未有欲殺其子者殺其子必於淫人矣欒祁出姜之類是也）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林主謂欒厭大夫稱主）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譖人者其事偽而其情必眞故能人。范鞅爲之徵。以至親仇人爲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終宣子所以信之在多士也。亂世不正在多士也。然懷子所以殺身滅族者結士不可結士不可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司馬談誅曹爽同此。唯以城著遣故宣子能殺箕遺諸壯士也。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十子皆盈之黨。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簿（杜）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杜）盈邑欒盈夜見胥午。（杜）守曲沃大夫

自三代以來未有養死士之習者其風自盈始以爲開自四公子者非也

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魏禮曰午知不集而竟許諾亦足見盈之得士心也）伏之。而鴆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何如二字先爲無定之辭以探衆志妙）若說得死煞衆人不從。便無轉手處。凡舉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陳乞以囊盛公子陽生是也。有婉探衆志既順而後爲之者胥午之伏欒盈是也。如陳勝之起大澤項籍之起會稽局面俱是不同。○彭厚德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親切動人。○任安世曰。盈已爲下卿爲曲沃主矣而曰孺子是背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衆志更得眞情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舊）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左傳經世鈔卷十三　入絳三

編拜之。拜之妙至此遲出不得矣出之驟則恐衆志未同事未舉而禍至出之遲則恐衆志少殺三思而懼禍不驟不遲此非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禮曰盈何不因舒夜入更足使人驚亂無心敏識强力者不能急逆魏舒皆事機之不便者矣故掩劫之舉莫若夜起能以少爲多以弱爲彊不可測識也故尹鐸倫躡契丹楊粹守濮石勒襲幽太宗擊虜潛夜冒雨虛張隱約皆足取勝觀舒之成列既乘則舒與盈先有鬬會是盈必可夜入者也○凡欲夜襲者必先審計道里如期乃至若中頓須時則事敗矣初。欒盈佐魏莊子。（杜）魏絳獻子之父　於下軍。獻子私焉。（杜）私相親愛　故因之趙氏以原同（杜）趙括　屏（杜）趙括　之難。怨欒氏。（杜）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杜）韓起讓趙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杜）十四年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杜）范宣子佐中偃於中軍　知悼子。（杜）荀盈　少。而聽於中行氏。（杜）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程鄭嬖於公。（杜）鄭亦荀氏嬖自與執政善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林）七輿大夫官名　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杜）欒王鮒　曰奉君以走固宮。（林）宮有臺觀守備者○得先者若固守於家欒魏先如公所矣凡定亂者必先據君益名正勢便公私皆利也　必無害也。變至而懼則必志張皇手足無措桓子先示無害以安其懼而後知謀可行數語是范氏轉危爲安之本功在死戰上　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林）財利之權賞罰之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

使字並貫杜夫人下范鞅盡有把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附一面使宣子入宮墨○急遽中細密周到如此一面使內應距之故使二婦人推輦乃可直走固宮入公門臨人服而入未是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字既字將字矣字寫得范鞅眼中心中時勢急迫情景如畫下趨進超乘撫劍持帶越做得有精神有風采然惟成列既乘故鞅得以迫脅疾驅而行不能少待以定其謀若未列未乘鞅徒以義激之則舒之從否未可知也此等機會皆有天數但非能人則不能用古人因敗爲功轉難爲易處最須着力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死生呼吸安得有懈然人之處必害無可救而懈者一着不到處是眞能用謀者矣公有姻喪旳精神無一着不到變有以爲不害而懈者有以爲懈者皆足以敗事看范氏此

公有姻喪宣子墨縗冒經杜晉自鄢戰還嘗墨縗冒經以經○陸元朗曰冒經以經入宮墨○急遽中細密周到如此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使二婦人推輦乃可直走固宮入公門臨人服而入未是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字既字將字矣字寫得范鞅眼中心中時勢急迫情景如畫下趨進超乘撫劍持帶越做得有精神有風采然惟成列既乘故鞅得以迫脅疾驅而行不能少待以定其謀若未列未乘鞅徒以義激之則舒之從否未可知也此等機會皆有天數但非能人則不能用古人因敗爲功轉難爲易處最須着力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提出一大夫所與而從孤立之欒氏乎急遽中字字有千鈞之力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備隋隊也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到說一提出二三子舒將從賊舍衆林獻子之僕請所往鞅曰之公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人必恐知也處變未有不出險能成功者欒魏未合鞅出不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宣子憾之必甚鞅雖劫至公所非舒本心且舒已無能爲矣小丈夫當此必有憤怍之色見于眉宇試看其下逆執手賂曲沃只是喜其來附無一毫嫌疑若未嘗有此事者此眞善用人者也穆文熙所謂氣度恢豁者如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

綱言着着皆用皆效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杜）閉着門外○妙（民）所謂寘之死地（攻公宮）（杜）短兵而待之（杜）督戎從之（從之謂來踰隱）踰牆而待戎（杜）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彭云）（杜）短牆踰入力少緩矣自後擊之更出不意又云盈全無布置一味用力使勇督戎一斃百事解散范氏之徒在臺後（杜）臺公（杜）登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乘也（杜）乘登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杜）短兵接敵欲致死○彭云用劍帥卒退者斬之樂氏退攝車從之（杜）攝整宣子戎車遇欒樂（杜）盈之族曰樂免之（杜）鞅言樂當免已非詰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杜）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杜）欒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杜）盈之族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是冬克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書譖三郤毒發也不止猶厲公無討而已）

魏禧曰范氏父子倉卒遇變須看其着着出奇步步拿穩處眞濟變能手○欒盈好施之力如此可謂能得士矣然卒無救於死亡可知得士不貴多也欒氏結怨于大族則無陸賈之調和既亡命於齊則無魯朱家之見滕公者安得謂之能得士乎君子立危亂之國當修德以自强不當植黨以自强植黨則必恃

黨而犯難犯難難斯至矣詳欒盈論○此等是左氏最爛熳文字將當日作用盡情發露有目共知如石碏篇一味簡淡藏鋒斂鍔較難爲讀者卻已明明寫在解出不費一毫牽强如子產爲政篇妙處在半露半藏之間作記事文須知有此三種筆法○此文敘事一段緊一段緩如安瀾激湍間錯成文峭嶺平岡斷續成勢最爲可玩亦知文字作者有歇力之法使讀者有停瞬之處耳

魏禮曰范宣子使非樂王對之對　殆矣宣子信淫女之譖而以鞅爲徵其誣易明乃遂逐盈而殺其黨可謂闇且忍者夫盈非有犯上害公之罪而材與黨皆足爲國用句執國政不務解怨釋疑養才以爲國但徇私行忌昧昧然逐殺無罪之人又再會以錮之極於其所往以致八絳之亂皆句之罪也雖能定亂功不償過矣而又假羽毛以攜諸侯此晉之所以中衰也

彭家屏曰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果如君子之交雖多士歸之無

害也欒盈之得士必其指天日誓死生肺腑相託行踪詭秘其甘甚矣爲人臣而要結死黨將何爲哉宜其及禍歟若夫招權納賄黨同伐異俗態百出無所不至則又市井斗筲之流耳更鄙夫之不若者矣



叔向不謝祁奚

秋欒盈出奔楚（魏世倣曰始終不白其母之淫譖志亦可哀豈不知其故而第以爲宣子忌之耶）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郠豫董叔郠師申書羊舌虎（杜叔向之弟）叔羆（杜十子皆晉大夫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林麗也）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人謂叔向曰子離（杜言雖囚何若於死亡）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杜欒王鮒桓子）晉大夫○禧按不應不拜叔向可謂知人矣然小人不能爲福而能爲禍使鮒啣之以甚其獄不幾危乎非履亂世之道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杜祁奚○君子）立朝能使人信

之如祁奚庶幾矣○彭士望曰臨難不苟且因人以免最是立身大法　室老（杜）家臣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杜）謂不應出不拜　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林）言樂王鮒不能匡正其君以順從爲悅者也何能必行其言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於外不棄解狐之讐其舉於內不失祁午之親　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小人常態其有焉（杜）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林）益樂王鮒恨叔向不應不拜故以此對○穆文熙曰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背之且加擠焉如樂王鮒者甚多叔向不應不拜可謂大知祁奚免叔向而不見老臣謀國之慮遠矣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杜）傳車而見宣子（世儀）曰祁奚已老而乘馹以見君忘如此叔向能信于告老之大夫尤見知人○君子爲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終免於禍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謀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千古名言○彭士望曰四字說得公普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士望曰四字說得鄭重）不亦惑乎三疊互文鯀極却三變　鯀極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士望曰看其以虎也四字說得要緊）棄社稷句警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

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杜）共載入見公○士望盈以多士而滅亡乃不見叔向（雖）○曰叔向以祁大夫而免知士貴擇不貴多也不貴多則名跡之或匿叔向亦不告免（雖）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名跡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相忘也叔向亦不告免（杜）不告謝之明不爲已○士望曰馬不告免益見祁奚之高而朝（杜）不告免妙與待命無異○禧按兩不字極落落却正是古人精神對針處初叔向之母姤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杜）不使見叔向於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杜）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杜）哀壞族也陳氏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國多大寵不仁人未必然叔虎見殺亦偶然耳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杜）皆晉大夫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盡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杜）言爲己用何獲焉（杜）言不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杜）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宰相語用人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欒氏之臣辛俞又當別論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林）猶勇也州綽郭最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州綽奔亡語猶不遜如此盈士望曰人君好勇未有不氣矜者亂之本也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杜）設爵位

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閒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杜)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林)言臣但爲僕人尚新未得効勇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而得之

魏世儼曰人有德與公子無忘故祁奚不見叔向可也叔向不謝祁奚似未可然二賢相知之深正在於此陸抗服羊叔子之藥而不疑後世亦嘗有之周顗見殺於王敦不過效叔向之行以對王導導曰伯仁由我而死可不戒哉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杜)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杜)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魏世儼曰御叔言極放誕可笑亦以見名過其實之難居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凌稚隆曰按大夫受采地以三分之一歸於公今曰倍賦是以二人公也○於好戲慢人下一蠹字妙若晉人則且以爲此等風度可賞矣

魏世儼曰淫佚每根於富足倍其賦所以拔其本根也且無財以給其用勝於鞭扑之教多多矣處淫佚

子弟是第一妙法
彭家屏曰行者有借庇之思居者有閉門之拒行者
方在雨中居者已入酒國莫非王事而膜視若此其
蹇傲無禮甚矣然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不已于
行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人事之不齊從來如此
可慨也夫

子產對晉徵朝
夏晉人徵朝于鄭（杜）召鄭使朝 鄭人使少正（杜）鄭卿官公孫僑（杜）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杜）魯襄公八年我寡君於是卽位（杜）卽位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杜）謙言執事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杜）杜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必晉是以有戲之役（杜）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杜）實朝言觀釁飾辭

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杜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杜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杜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杜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杜同盟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林朝正于晉）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杜在十六年）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直又反杜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嘗新飲酒爲嘗酎林益鄭伯見于晉君嘗酎之時）與執燔焉（林與執燔肉以助祭）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杜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杜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不朝之間（林其間不朝于晉之時）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杜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杜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杜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魏禧曰此子產辭令最初一篇不亢不卑自然不辱矣

黑肱歸邑

鄭公孫黑肱（杜）張子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杜）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林）使段滅黜其官無多受職省薄祭無多用牲○彭士望曰眞能愛子孫者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不虞字妙）富人之禍其來無方不必有故以致之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惟貧則可以備不虞矣鄭子張其有焉

魏禧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乎伯張眞千古之知士能人善保其家長享其財者也歷觀春秋諸賢所見何其同哉楚子文爲令尹王出其祿必逃人問曰人皆求富子獨逃之何也曰我非逃富乃逃死也齊滅慶氏與晏子邶殿之師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至于衞免餘辭邑受半齊子雅辭多受少



予尾受而稍致於公皆此意也而子張子文晏子之言尤爲明切哀傷不啻痛哭流涕大聲疾呼以警天下後世貪昧庸鄙醉夢不醒之夫而卒不悟以至愛齒焚身破家而滅世者古今接踵也哀哉門人問曰賜於君者吾得而辭矣敢問席祖父之業生而富焉者則將舉以與人或棄而逃之矣乎曰吾非苟焉而棄之也亂世聚財難散財亦不易必欲貧而後亡則散之有道矣吾之三族其貧者多矣吾之鄰里其貧者又多矣吾之鄉邑其水旱災疫無時不有矣是故

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學食饑衣寒藥病葬死嫁娶恤孤子女由親以逮其疎而厚禮厚糈以結其仁人君子時其緩急達其志成其美而推養四方之賢士如是則小民懷之賢人君子左右之財日加薄德日加厚不奢不僭則上不忌少所可欲則上不貪夫是以身安而名立雖有變亂而人不忍害亦不敢害也曰吾將博施而上之人以爲是富之亟也禍未至而禍先發奈何曰吾非遽然而施之也今取吾財而十之以其十之或一或二或三養身貽子孫焉以其十之二交游饑遺要人苟免焉其餘則漸而舉之以濟人久之產薄財贏而人無不知則交游之資亦遞損而無後患且夫人心懷之天道祐之家無足欲而罹焚身之禍者自古及今未嘗有是也曰施德於民則可矣養四方之士殆於不可慕財則貪躁之士進網密則好法之人多近世以好士而觸大禍者比比矣曰葉公見龍而走匿非好眞龍者也士有眞僞在善識之而已故欒盈以多士亡而中山君以二士免死今夫輕躁淺狹好名走利動不循理者雖豪俠義聲必

其負氣償事不能有爲者也忠信沉斷見遠知微慮而後動驗而後言者雖奇偉不羈必其保家全身能大有爲者也古之先禍而弭禍至而脫身安於當時名垂於後世未有不出於得士者也

魏禮曰子有枝言一則云處亂世能哭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叔子評云隨時皆然却說於亂世更覺受用

魏世儼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處亂世與遺中材子弟益信德操之言爲無弊黑肱



歸邑於將死之日亦先得此意

彭家屏曰公叔文子遺富以禍其子公孫黑肱歸邑以戒不虞人之度量其相去一何遠哉然黑肱歸邑伯石乃受子產之賂邑父子之間其志趣之不同又有如此者周書有之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此通患也夫

薳子馮爲令尹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杜）公子追舒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杜）彭士望曰權貴之禍每生于依附之徒 楚人患之（杜）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御王車者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 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杜）問能止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王曰命重刑臣亦不爲（杜）不知棄疾亦曾痛哭流涕以權勢之懷光之子瓘謂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然臣力竭矣是極諫而不從唯有死也然猶有責瓘不以死諫者然則棄疾死諫焉其可乎○士望曰豈子南周不可諫諫則激叛而讐主耶 王遂殺子南於朝

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犯命取殯子南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林）言君之殺臣臣之事君皆有禮制惟二三家臣其少忍之○魏禮曰介君之寵以早請父尸亦可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杜）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禧按在棄疾止有一縊死耳楚王告之胡爲也且使棄疾爲雍姬更奈何詳雜問○凌稚隆曰棄疾之爲臣子過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也亦不害爲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共其職以盡父慈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父若塗人雖死而莫爲救也終則指君爲仇人寧死而莫爲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爲忠而實成其不孝見謂不事父仇爲孝而實見其不忠其于君與父之間無一而可者也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齮五綺反爲司馬屈建（杜）子木爲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以馮前後觀之天資絕人及一爲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書日位不期驕祿不期侈眞至言也○士望日更甚于子南徒負卧冰一片辛苦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妙只懼自己不儉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魏世傑曰立辭
八人不着一委曲語平日情面一毫不顧是大有力量
人○又曰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可知八人平日亦自附
爲子馮知己也凡小人取寵先意乘風百端諛悅彼施
者受者皆以爲知我豈不可笑富貴人於此最要自知
分曉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士望日危甚朋友關係性命
一人已足不似欒盈憒憒

魏禧曰申叔豫謂君弱多寵而子馮卽托疾以辭令
尹可謂賢矣後有寵人豫不更諫三就而走避之絶
之已甚何也益人有陷溺之失昏不自知極重難反
者非尋常語言所能動故豫以平日友善之人三就
而三避之令子馮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又如身墮
大海茫無津涯必有不能頃刻安者故其後一聞豫
言遂至于自御不能當道而立辭八人也辟之冬極
閟塞春乃能極發生子馮曰子三困我可謂善言情
者矣益豫逆知子馮之不應而必從歸而必來見何
者子馮以一言辭令尹天資過人而子南旣誅心服
豫者必甚故豫極爲逆折而不憂其自棄此進言之
奇法又在于異語法語之外也○范睢初見秦王意
亦類此

熊頤曰初叔豫戒子馮辭令尹曰國多寵而王弱不

可爲也意所謂寵皆豪家才臣而子南其尤者及王殺子南則寵者伏誅而王不弱國可爲矣故再命而子馮不辭叔豫亦不責其不當就不然子馮顧堅辭於無事之時而就命於殺令尹之日哉

魏世傚曰棄疾之處君父之際可謂仁至義盡矣或曰竊負而逃舜可爲之棄疾告子南而並逃之何爲不可曰舜天子也可棄天子而全父使皐陶之父殺人則非逃之之義且棄疾而告子南必將撓亂楚國而終爲大戮故棄疾之處此爲仁至義盡也楚康告人子以殺人父君不密則失臣其以國事爲戲哉

魏世儼曰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楚康是也楚康不告棄疾則殛鯀興禹固無不可即逃之他國亦無不可既與聞殺父之謀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婦人之仁所以悞事悞人也

子展立大叔

鄭游眅普扳反(杜)公孫蠆子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杜)游眅卽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杜)眅子而立大叔(杜)眅弟眅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杜)良又不賢故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杜)於此知凡爲人子孫者若惟有引分自痛不得更行報復及強飾其過而誇善於人益人情最忌不平人欲發杼其不平則祖父之惡益彰是求榮而反辱孟子所謂非自殺而僅一間者也○無昭惡若止爲游氏益德并恐亡妻人彼此相攻以成亂之意而盡泯之矣子展直憂深慮遠謀國之善者也

魏禧曰子明有罪并廢其子則罰太重亡妻者不加罪可也求復其所則恩已過然子展之爲此者蓋有故焉亡妻之人力能殺子明而奪妻非常人也懼罪而逃則西走晉南走楚必爲鄭患夫伯州犂在楚足以害晉苗賁皇在晉足以害楚況鄭之小國介於晉楚而又當簡公幼弱國家多事之日顧乃驅雄俊之士資敵以謀吾國哉此所以必求復其所也然立良則親爲父子勢不能以不報而亂作於內矣立太叔則兄弟之誼可以義裁其情若徒謂良之不賢既無



成事可據且伯有殺而立伯石鄭之已事可見也涂斯皇曰此亦佳論可以告世之驅才於敵者若推子展之情恐未必爾蓋亡妻人果屬大有才力則子展且當破格用之以舒晉楚之患豈僅僅復所而已耶曰世固有迫之則力能作亂用之未必能致治者觀申公巫臣申行說之類可見詳子展論○孔之達曰亡妻之人既復子展何不殺之而費許多委曲乎曰此人雖專殺命卿亦情有所迫若殺之則强家大族恃小民之不敢怨而益肆凌虐民亦知報怨之必死

而吞聲矣且誑人而殺之何以示後豈可以爲國哉故殺之不可迫之逃亡不可歸國而二仇相攻又不可是以費如許委曲也不然以子展之賢且能而顧毀國法權貴族若出於無可如何之計哉○世傑曰廢良恐其報仇固矣然使良才足以報仇則足以作亂廢之獨不慮其走晉走楚乎是不可廢也若良才不足以作亂則亦不足以報怨是又不必廢矣曰報怨易作亂難立爲卿而報匹夫之怨易出亡而造鄰國之難難良或足以報怨而不足以作亂也曰使良



足以作亂如之何曰是不可廢已則必爲之平怨而後可益鄭於强家每以救亂爲急如子晳之於子南皆屈法相全況良無罪法不當廢者乎

魏禮曰鄭國多事救時須人良不才而大叔才則因而廢之以立大叔國既得人而又不絕游氏之世亦謀國之權也子展之意或出於此

彭家屏曰禮義名分所以立國子明國卿塗遇逆妻者而奪之滅禮犯義此獸行也子展不能告之鄭君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爲其近君也子明

有罪君之貳也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擅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分將安在乎之二者皆失刑矣上無禮下無義賊民與鄭之不鄰於亡也幾希耳

臧武仲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杜)鉏(杜)公長而愛悼子。(杜)紇也欲立之訪於申豐。(杜)季氏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人雖私愛必假以名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此與賈詡不對曹操而日思劉景升父子各有好處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杜)乃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長而愛悼子。(杜)紇也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何爲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杜)上賓既獻。(杜)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林)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澡絜之重席恭反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杜)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杜)使從庶子之禮列

在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亂人家事以爲智愚甚矣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杜閔馬氏○非子馬則季氏有崔杼之禍矣人有子弟何可不與賢者居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同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凌氏謂子馬論甚是緣此謀富則非是不知因勢利道之義者也聖人專說禍福只是爲中人以下起見耳凡儒者此等語皆吾所不取○禧按子馬之言非教之謀富也以此解譬公鉏耳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亦皆勸勉中人之說玩其文意自見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能人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杜使公鉏爲武子設燕禮武子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盡棄其具以與公鉏故公鉏富彭士望曰閔子馬正言也公鉏却領畧以深其智術用法不同又出爲公左宰杜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士望云炫只博得一愛字究竟博得一怒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杜孟莊子之庶子秩孟孫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杜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臧子疾豐點謂公鉏氏眼光勝炫多矣統欺公鉏爲常才故順季氏立悼子豐點私知公鉏能得於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杜秩爲其長子固所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公鉏身遭廢長之禍乃欲仇臧氏而爲人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故智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孟孫已卒此時秩不在側將何往乎此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呂端所以書笏趣太子也刺着痛處季氏不得不從孺子長旁觀者明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林誣以爲孟莊子之命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名言乃逐臧孫者終爲愛我之言大驗矣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魏世做日紇至此始知公鉏非恒人必悔前舉之誤禍將及已哀而多涕乃爲此言以弭怨亦何及矣○愚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紇作不順於先及見公鉏廢秩立羯則知禍將及已哭甚哀多涕益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爲多知也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士望日此皆鉏黜有許多機局逼制臧氏處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藉除於臧氏杜畏臧孫使盜夫杜正隧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杜盜氏故從甲士視作者○禧按臧孫藉從可也自視則多事矣自視而畏故從甲此季孫所以信也然則臧孫聞之藉除而自歸于季氏其可乎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杜見其有甲故○凌稚隆曰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以甲逐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周智人結局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林鑄

女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死
之故立之(杜)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杜)還奔氏也臧武仲自
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杜)龜名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杜)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
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杜)賈使爲已請遂自爲也(杜)爲自爲請○用智
人風化○亂人之家徒以亡臧孫如防(杜)臧孫邑使來告曰
身而自亂其家耳何益哉(杜)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用知人回頭語○凡人使機巧
太過必終於愚知不足三字說盡古今弄聰明人底裏
非敢私請苟先守祀無廢



二勳(杜)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林)敢不辟防邑而去(杜)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
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杜)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
以爲戒臧孫曰無辭(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
召外史掌惡臣(杜)謂奔亡者而問盟首(杜)載書之章首焉對曰盟東
門氏也(林)在宣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杜)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林)在成十六年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杜)謂譖公與季孫曰臧孫季孫將逐子于晉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基杜猶與也其孟椒乎杜子服惠伯孟獻子之孫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爲亂而用從則疑於爲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於要君蓋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士然乎哉

魏禧曰庶嫡之爭動致禍亂此其常理獨閔子馬臧武仲俱是局外人子馬特見公鉏武仲發季氏飲酒一以安人之家一以亂人之家賢不肖相去如此賢者一片熱心惟恐人家多事故將閒身入局中小人亦一片熱心惟恐人家無事亦將閒身入局中然武仲以此身亡名惡而子馬身安於當時名重於後世又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

華周不受賂

齊侯還自晉。不入。(杜)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杜)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旋)(杜)俱齊大夫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杜)狹路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欲以盟要二子使其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之妻於郊。(杜)即杞殖杞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外事故)

齊侯弔諸其室。(杜傳善婦人有禮)

魏世儼曰梁山戰死妻亟違君夫婦死生皆能以義自持齊未為無人也



## 臧武仲辭齊田

齊侯將為臧紇田。(杜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林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不為少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杜臧孫知齊侯必敗不欲受其田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林謂廢長立少人最犯此二病所以往往敗事)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魏禧曰武仲受田則爲齊侯黨人他日必與於賈舉州綽之禍怒其君以自免又開千古避禍之法

魏世儼曰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使居魯若此何至於亡故必操心危慮患深然後其智爲有用

左傳經世鈔卷十三終

48-12368